

野叟曝言

寸不是差了麼

罕譬而喻如指諸腹

所以算法有這地平差一條就是差着地心至

地面的數兒昨日正與你講到此處天就晚了璇姑笑道天地謂之兩大

原來地在天中不過這一點子可見妻子比丈夫小着多哩

小中見大可與言道

素

臣笑道若是妾媵還要更小哩

雖戲談實正論

璇姑道這箇自然

直截語真道得出璇姑本性來

但古人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謂之天行怎麼相公只說是

三百六十度素臣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雖喚做天行其實不是

天之行天行更速名宗動天厯家存而不論所算者不過經緯而已這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只是經星行度因經星最高其差甚微故卽

設爲天行古人算天行盈縮也各不相同皆有零散惟邵康節先生止作

三百六十度其法最妥今之厯家宗之所謂整馭零之法也蓋日月五星

行度各各不同兼有奇零若把天行再作奇零便極難算故把他來作了
整數地恰在天中大小雖殊形體則一故也把來作了三百六十度天地
皆作整文然後去推那不整的日月五星則事半功倍矣璇姑恍然大悟
句句歷算精理然能於言下
卽悟非天分絕高者不能也素臣戲道如今該謝師了璇姑也戲道奴身

自頂至踵肌體髮膚皆屬之相公無可圖報只求隨時指點休似昨日將
被單絮裏把徒弟漫在鼓中就是了兩人謔笑一會沉沉睡去直到一輪
紅日穿透疎櫺外邊大郎夫婦洗鍋抹灶打水取火方纔驚醒璇姑先起
素臣叮囑夜間之事不必與哥嫂說知省他又生疑慮璇姑道這樣事怎
生說得出口況也不必提起

極寫璇
姑端品

素臣隨後起身璇姑收拾床鋪開門

出去大郎已出門買菜石氏已把早飯煮好風爐上頓好一罐蓮桂湯兒

遞與璇姑說道姑娘這番是真正恭喜了

此非戲謔不問便是缺漏

璇姑含羞不答

端品

自拏湯水進房少頃大郎回來向石氏道剛纔路上好一隻大野雞飛過

離着止有十數步可惜沒帶彈弓

引入教弩春雲初展

素臣接口問道劉兄你會打

彈麼大郎道小人胡亂學打幾彈不十分準只好取幾個雀兒頑耍素臣

道彈弓固好不如用指拈打更覺便益兼有力量

從打彈折出指拈春雲再展

大郎道

不用彈弓可知便益相公若會乞賜指教素臣道用指打彈又不如用掌

發弩戰陣上要算一件驚人的本事

從拈彈折出掌打春雲全展

我略知一二你若耍

學待我教你大郎歡喜道這是極好的了

語未畢

石氏接說道且吃了飯再

處休餓了相公

大郎即欲求教石氏知之故接說

大郎沒法

為餓之一字所縛故沒法

催着石氏手忙

脚亂的弄上菜來拏飯進房

既已沒法惟有催飯一法手忙脚亂是頗上添毫

素臣用過正待收

拾開去大郎早已進房

正待收拾者尚未收拾也而早已進房極寫好學

要求素臣教弩素臣道

我一時高興和你說起但我歸心如箭今日就要起身等我來接你妹子

的時節教你便了

因喜以學傳人并如箭歸心亦置度外非中變也

大郎聽說口定口呆

此兼爲教弩

石氏連忙接口道

此專爲新婚

教弩正有日子哩到也不在一時

不怕大郎氣壞

只是

姑娘纔得伏侍相公常言道一月不空房相公且住滿了月再說去的話

素臣決意要行大郎苦勸從半月十日說到且過三朝素臣尙不肯依璇

姑見留不住素臣默然不語只覺得鼻裡辛酸兩眼中要流出淚來

夾寫璇姑

斷不可少

石氏道相公就是想家也不在這兩三日上除非姑娘有甚毛病第

二朝便至決撒若是好好的閨女怕沒恁般情理我丈夫說過了三朝是

再少不去的了

竟責備素臣必如此方畱得住石氏認璇姑已經合歡故爲此激撞之語孰意鴻門未闢素臣固無從知其毛病之

有無也。素臣無奈只得允過三朝斷定十一日清早必行。大郎道到十一這

日準送相公只是方纔說的弩箭要求相公指教。石氏道纔吃過飯你該

叫隻湖船跟相公到湖上去遊玩散散心兒。什麼只管逼着相公教弩。大郎

三求石氏三擋固見各人心事而非有擋者亦未甚見求者之切素臣道我生平最喜以學傳人。你令妹

酷好算法。你如今又喜學弩。總是空閒儘着這兩日與你們講究便了。大

郎璇姑俱各大喜。石氏亦不復阻。石氏本恐素臣厭煩今見其樂傳故即不阻可謂解人素臣取一

根稻草摘了尺寸令大郎削起幾枝竹箭聽用。一面取過紙筆畫了許多

黃白赤道地平經緯各圖。將那弧度交角之理指示璇姑正在講解。大郎

已削了三五十枝竹弩。擎進房來。素臣笑道爲何要這許多。只兩三枝做

個樣子兒罷了。因取一枝在手推開房牕。望着對面屋脊一棵蓬蓬鬆鬆

的草說道我這一弩要中那棵草中間粗的梗上從下數上第三節草節

却要穿在上面不要透過去說完把手一覆那枝竹箭已不至不邪橫貫

於上神弩之妙實是如此石氏璇姑齊聲喝采不知甘苦不諳功力者大概如是唯喝采而已大郎初聽素

臣說着心裏認是作耍先知其難及至發去果然中了粗梗上第三草節一驚却

又真不脫過去二驚那枝竹箭又似稱過分兩的不長不短停停勻勻橫貫

正中隨着風勢在那裏招招颺颺三驚此方是知甘苦諳工力人將許多難處一一算過非但看好看而已把

大郎驚得呆了真見得難回轉頭來看了素臣一眼頰上添毫翻身便拜道相公神

弩真教人服殺也素臣慌忙攙起說道此不足爲奇只要指掌停勻臂力

相稱遠近高低便能如意神弩奇妙實不外是因取紙畫一酒盃大的圈圈內濃點

一點有黃豆大小遞與大郎道你拏去糊在壁間注目而視總要看到圈

之如月洞一般可容人進出的模樣那一點兒像這瓦鉢奇一般大小法我

再教你壓抵揜捺的指法掌法高低輕重伸縮疾徐的臂法則發必中的

矣大郎疑心道這點子大圈點如何得看至月洞瓦鉢大呢素臣道神之

所聚形隨神運神既盛足形亦充周實理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只要專心致

志一慮凝神自有妙處石氏道文相公說話是一毫不錯的奇極借此瞎話刊去誤根

大郎道這又奇了你如何曉得這種道理起來石氏道奴家做針指的時

節定睛看那花朵看得久了便胖大了許多想就是這種道理素臣笑道

劉兄休管是與不是只專心注視便了此時不說明最是須俟其誤而正之大郎拏着紙圈

自去黏壁注視石氏自去竈邊收拾素臣自與璇姑講究厯算少頃只聽

見大郎喊道相公不錯果然這一會子就大了許多了素臣笑道這是方

纔大嫂的說話了是眼花不是真看得大你快些閉目凝神一會然後再看最要有意無意勿忘勿助方有效驗哩大郎聽說果然如法用功默無一言了素臣與璇姑講到日月五星說那七政裏面最難算者是水星因其與金星同附太陽而行實測更難於金星故成書定本輪半徑爲六分之五均輪半徑爲六分之一亦止得其大概須以儀器晨夕兩測再測多方以定之

抽出水星另說因成書尙未密合之故

其餘則竭汝聰明與成書推證兼以實測

自無差謬璇姑問七政去地遠近何以能的知無疑素臣道此從諸曜之掩食得之人從地傾視而月能食日是月近於日也月食五星是月近於五星也五星又互相食是五星各有遠近也五星皆食恒星是恒星最遠也日爲外光故不能食火木土及恒星而獨隔地影以食月故食必於望

又宗動天之氣能挈七政左旋其行甚速故近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
遲遠宗動天者左旋遲而右移速右移之度惟恒星最遲土次之木次之
火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

七政遠近如指諸掌

夫恒

星與宗動較而歲差生太陽與恒星會而歲實生黃道與赤道出入而節
氣生太陽與太陰循環而朔望盈虛生黃道與白道交錯而薄蝕生五星
與太陽離合而遲疾順逆生地心與諸圓之心不同而盈蝕生其大略也

提綱挈領全部
歷書包舉無遺

測算並用心目兩精循序漸進毋有越思

傳心撮要學歷
之法包舉無疑

斯得之矣我生平有四件事略有所長

素臣所長莫大於理學經濟
而以此四事自許何其謙也

欲得

同志切磋學成時

猶不居學成則
謙而又謙之辭

傳之其人如今歷算之法得了你要算

一個傳人了我還有些詩學醫宗兵法三項俱有心得未遇解人將來再要

三個慧姬每人傳與一業

手揮目送宛轉關生

每日在閨中焚香啜茗不是論詩就

是設兵不是講醫就是推算追三百之風雅窮八門之神奇研素問之精

華聞周髀之奧妙則塵世之功名富貴悉付之浮雲太虛耳說罷目視璇

姑璇姑道相公原來是口不應心的人連日講說道學累奴吊膽驚心不

知費了多少涕泪幾乎磕破頭顱纔得改過口來好似涓滴一般聞着酒

氣便醉的量兒那知相公口緊心寬直想吞江吸海只不知是那幾家子

晦氣又要擔驚受嚇磕頭哀告出掉無數鼻涕眼淚哩

言語妙天下幾姑品格何以有此風

流諧諢之妙或作者代爲不平一洩其數日迷悶之氣耳

素臣不覺失笑道我尙在托之空言你卽已

信爲實事倘真金谷中遍種名花只怕就要傾倒醋瓶淋漓不已了

目視璇姑

觀其量也因其言尙是虛活故復以醋瓶激之

璇姑道奴家自身難保還敢醋着他人

如聞其聲

況且

屏列金釵原是讀書人應有之事

此非璇姑不能道亦不肯道

只恐奴性痴愚不能領

略歷算中精蘊有負相公期許耳素臣甚喜

喜其量也與目視璇姑對針皆於無字句處綉出異樣花

色草草讀過深負苦心矣

說道世上最難得者是慧心解人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

憾何況一室之中欲使四美俱備此必不可得之數也過屠門而大嚼我之言類是耳豈真有此奇緣作此妄想乎璇姑道有大志者必有奇緣有奇才者必有奇遇卽如未家小姐生長大家自然知書識字善賦工詩將來歸於相公豈非傳詩高弟素娥姐精於岐黃之術小姐來自必隨賸豈不可與言醫所少者談兵一人而已小奴看來此等機緣在他人實屬萬難在相公則易如反掌

手揮目送宛轉關生

素臣驚詫正要查問却值石氏送碗箸

進來縮住了口璇姑連忙出房拏飯石氏道看見你哥哥麼璇姑舉目看

時見大郎坐在一條板櫬上目不轉精的注視那壁間圈點石氏道你在

房裏講得密切不好來驚動你哥哥又像痴的一般從早晨直看到如今

頭也不回一回累我一個人又要燒火又要炒菜七上八落的好不吃力

方纔飯好叫他來拏他聲也不應一聲竟是出了神去了你說好笑不好

笑此點大郎好學與前點璇姑一副筆墨畫出兩樣花朶蓋前是暗點此是明點前笑璇姑此對璇姑笑大郎也璇姑道哥哥專

心致志所以熟聽不聞前不自解此則代大郎解絕不雷同但不吃飯恐怕餓了還是叫應

了他吃過了再看罷素臣出房走到大郎身邊輕撫其背曰劉兄何好學

乃爾撫已非拍況乃輕撫大郎正在出神忽被素臣在背上一撫驚得直立起來洵

出一身冷汗極寫出神爲好學添毫看是素臣笑道相公實在有些妙處此時圈點

已兩三倍大矣素臣踉然道我不知你如此出神不拍而撫撫而且輕原因知其出神而不知其

如此出神也

致你吃此大嚇得罪極了你這樣專心再沒有不成的只怕太赶

急了神便要昏目便要花且吃了飯再看罷

大郎兼人故退之

大郎應諾素臣進

房璇姑已自搬進飯來復去拏菜素臣遂坐下吃飯一頭吃一頭想着璇

姑的話是何來歷

曖昧嫌疑之蹟旁觀者洞若觀火而本人方且深思莫解

璇姑拏菜進來看見出神

光景笑說道可是奴說着未小姐又提起相公心事麼素臣見璇姑復作

此語更是怫然因正色道我正要問你我與未小姐分屬兄妹何得胡言

亂語你話必有來因快些直說我聽

兒女纏綿時忽作嚴厲聲色亦離字訣也

璇姑見素臣聲

色俱厲不覺害怕起來說道想是奴失言了

想字妙信之深故

只求相公寬容奴

見未小姐深感相公救命之恩刻於心骨說起水中撈救黑夜扶持的話

深情好不繼續那日相公睡在床上夢裏連連呼喚小奴進房廝叫猶捻

住小奴之袖連呼大妹小姐臨別奴在板壁後又見相公與未小姐滿面

垂淚痛苦難分

此在夢呼大妹之前忽忽夾敘固是無妨

別後小姐又把被褥金簪送與相公

奴家由後思前想必未小姐知恩報恩與相公已有終身之約不覺一時

說出冒犯相公素臣歎道昔人瓜李之嫌真如金玉因把湖內撈救鸞吹

在社神廟中鸞吹願作小星自己絕他的話并借與耳挖簪髮之故說知

又把那日夢見素娥送被褥鸞吹推美女同睡之事也述了一遍當將耳

挖拔下簪在璇姑髻上道如今可明我心蹟不是什麼表記了

只一耳挖而轉輾投

受曲折盡致若此

璇姑謝賜復深深認罪道原來相公有這般奇夢如今看起來

這夢明是爲小奴而設了素臣道你且說來璇姑道相公持斧欲殺松庵

是前過之事因緣而生素娥姐抱褥而來恰應未小姐送此被褥而醒時

捻住奴袖現又與奴睡此被褥之上豈不要算做應夢嗎

此所謂細意熨貼減盡針線之

迹也然以爲應夢亦無不可奇文如寶面面玲瓏故也

素臣沉吟一會

無窮含蓄

道夢寐之事豈可全信

因放下一邊兩人吃完飯收拾出去素臣想起璇姑還說素娥知醫須再問個明白只見璇姑笑嘻嘻的進來說道我家哥哥真是用心手裏擎着一碗飯似吃不吃的兩隻眼看着那圈點像泥塑的一般直到這會子還沒吃完飯嫂嫂擎他碗去換熱飯也不知道一手叉着還認是碗在手裏哩

妙情妙景出神之致曲曲傳出尤妙在俱用明點故與璇姑絕不犯複

素臣道這也難得你昨夜在我背

上劃圈也就是這個道理可謂難兄難妹

雙綰

你方纔還說素娥知醫從何

見得璇姑道這是嫂嫂說的和尚被小姐戳傷疼痛呻吟素娥姐說他曉得醫倒管醫得好但正要他死那肯醫他

解前文卽伏後文

素臣點點頭璇姑見

素臣情致無聊取出九章算法來請指示紕謬以分其心

可謂知心青衣本應急收歸正

文反似借以遣愁者妙妙

素臣道徑一圍三古人止約其成數其實則徑常不足周常

有餘常用貴乎簡便亦當作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方無大舛若

必求吻合則更有密率現載成書將來你查閱自知

可稱算學辨訛

至前邊這些

加減乘除之法則係開鎖之鑰匙入室之門徑但不可用算盤蓋量天測

地要算那日躔月離法極繁重一盤少錯百盤皆空矣必須用筆算之法

則落紙有蹟雖有差訛按圖可覆也因將筆算加減乘除平方立方之式

各寫一紙令璇姑學習璇姑靈穎加減乘除不過一遍卽會平方立方少

加請問亦卽通曉到得點燈時早已縱橫無礙十分透徹又把帶縱平方

立方之法寫出幾條講解與聽到得夜膳上來已俱會了素臣滿心歡喜